

思春

孟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王小莉前思后想一阵子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离开了亲爱的男朋友,投入了一个可以当自己父亲男人的怀抱。

第二章..... (40)

他把她揽在怀里,用那骨瘦嶙嶙的身子紧紧地贴着小莉那滑腻柔软的肌肤,用他那带着胡子茬的下巴在她的雪白细嫩的脸蛋上慢慢地蹭着,吃劲地吻着她那鲜红的双唇,头不停的左右滚动……

第三章..... (78)

在董大有的印象中,觉得自己什么事都一帆风顺,想要的女人都能得到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出差的时候,自己所召来的妓女,竟是自

己亲生的女儿……

第四章…………… (98)

看着表妹雪白的胴体,是那样丰满,那样绵柔,他忽然有一股冲动,耐不住的欲望,他把脸贴在她的脸上说:“表妹,我也能脱光衣服睡在你身边吗?”

第五章…………… (138)

王小莉想摆脱他,但自从有了上次的事后,她便舍不得了,当她的衣服又被他全部脱光后,又依顺了他。任他摸着她兴奋而勃起的乳头,他的手慢慢地滑向她的下体。

第六章…………… (160)

他把她按在床上,一节节地把她衣服脱光,她说:“来吧!”我什么也不要了,只要你。”于是,他疯狂地扑上去,吻着亲着撕咬着,抽动着,……整整疯了一个晚上。

第七章 (181)

他觉得老是睡在床上玩不够刺激,就先跳下床,然后把小莉拉到地上,让她端端地站在那里细细地端详一阵后,忽地一下迎面抱住,还不过一分钟,他又从背后抱住她……

第八章 (225)

就在这个有权有势的厂长得意忘形的时候,正抱着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姐亲热时,他那肥得象猪一样的老婆闯进房门……

第九章 (277)

当男友的热吻从她那红唇移向她那雪白的丰乳,她醉了,体内传出阵阵的燥痒,他们迫不及待的脱光自己的衣服,相拥着滚倒在土炕上,她抚摸着自已彭胀的乳房,啊,我受不了啦……

第十章 (300)

她抱着杨有成的脖子不停的吻

着，“我想做女人，我想做母亲，我想生个孩子，”她说。想到自己不管用的男人她开始一件一件的脱着自己的衣服，她要让杨有成给肚里装点东西，她诱惑他，杨咽了口唾沫，他看到了月兰的两团白肉，他迫不及待的扒光了自己的衣服，抱在了一起，滚倒在床上，也就是这一夜她怀上了芳芳的身子。

第十一章 (321)

杨有成百般阻拦这对有情人，热恋中的林生跟芳芳弄不懂啥原因，经过多次的争吵以后，原来是父亲二十多年前的私生女，自己的亲妹妹。

第一章

1

小小的玉山县城，突然又冒出一个私营造纸厂，这对几个老牌的造纸业同行来说，无疑的是个巨大的威胁、沉重的打击。

振兴造纸厂诞生后，企业主杨有成就暗暗下定决心，他要不惜采取一切措施，甚至通过各种超人的手段击倒他的对立面，使自己的企业能够在小小的玉山县城站稳脚跟，独树一帜。

按照刚从大学毕业回来的二儿子的建议，振兴造纸厂开张时，只是由厂长亲自站在厂门楼上，掌着竹竿，吊了一串鞭炮，噼噼啪啪响了一阵子，惹得行人车辆驻足朝这儿望了一阵子，厂大门就被十几个小伙子推开了，可以让行人出出进进参观了……

按照常规，造纸厂开业，应该大摆酒宴，执待主管上级及同行好友。至少有乡镇企业局、私营企业协会、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的领导前来“支持”；至少有全县境内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各种厂子派人打几块玻璃牌匾前来“祝贺”；还至少有几个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老同学引着婆娘女子娃，提上一串鞭炮在厂门口燃放一通，然后，被厂里的负责人邀请坐进宾客的席位，吆五吆六地吃喝一顿；再然后，都红肿着一张张变了形的面孔，摇摇摆摆地走出餐厅……

按照常规，造纸厂开业，应该召开个“开业典礼”大会，让省长或者市长，至少是县长之类的人物剪个彩，然后拆除包围在厂门口达一年之久的荆条篱笆，让漂亮的工厂门楼在众人面前亮个相；然后，由领导们在大会上讲个话，说说振兴造纸厂是如何在改革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厂长杨有成又是如何大胆地造应改革的大好形势，挺身而出，做了时代的弄潮儿；再然后，由厂长在主席台上介绍他是怎么想到要办造纸厂的，在创办过程中又遇到了多少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最后，再由几个工人上台表决心……

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杨有成免了，都被这个吝啬的一毛不拔的杨有成省略了！他是在无声无息中开业的，是在没有造任何舆论没有做任何宣传工作的情况下开业的！

太阳刚刚从玉山的豁垭处露出半个圆脸的时候，厂长杨有成亲自走进配电室，推动了闸刀，所有的电动机机械同时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振兴造纸厂就算开业了……

杨有成本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即下到各个车间去视察、去了解、去观察，看看机器运转是否正常，工人们情绪如何，造出的纸张质量如何，然而，他没有，却出人意料地折转身走进他的办公室，倒在沙发上，闭目养起神来了。

是对各个车间十分自信，敢打保票，经过他一个多月的安装调试，机器绝对不会出现故障，而从心底里放心不必再去转悠吗？是一年多的辛勤奔波，操心受苦，如今正常投入生产，在这一瞬间，他如释重负，可以长出一口气，休息片刻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闸刀推上去的一刹那，他想到了振兴能不能在小小的玉山县站稳脚跟，能不能制造出合格的产品，能不能使这种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他还在想造纸厂的前途，想个人的命运，想造纸行业的出路……

这会儿，他的眼睛虽然闭着，脑子却被一大堆纷乱如麻的琐碎事情萦绕着，剪不断，理不顺。

小儿子林生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还带有余热的新纸走近爹的身边。

老子在沙发里倒着，懒得睁开眼睛。林生低声地说：“爸，第一张包装纸造出来了！”

杨有成的左手捂在谢了顶但还有几丝的头发上，右手接过小儿子递给他的这张颜色白中透黄的包装纸，微微睁开一对小眼睛，对着从门口射进来的亮光，翻来翻去评品了一阵，问儿子：“你是技术员，质量问题要你把关，你觉得这张纸如何？”

林生还是轻轻地说：“我觉得还不错，爸，纸张薄厚均匀，分量轻重恰合标准，是绝对合格的一等产品……”

杨有成突然站起来，果断地说：“把这第一张产品镶在玻璃框里，装进档案柜，作为振兴造纸厂第一批‘文物’保护起来！”

说完，杨有成大步流星地跨出办公室，推起他的脚踏车，出了造纸厂大门，顺着玉山路，直向县政府大院骑来。

自行车过东大街，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刚跳下车，就被一只大手抓住了后衣架。

杨有成回头一看，原是中学时代的老同学、玉山县成立最早的红旗造纸厂厂长董大有。

杨有成顿时打了个寒颤，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董大有说：“老同学，恭喜你啊，祝贺你啊……好长时间没见面，听说您也弄了个造纸厂，往后，咱们两家可就是一条道上的两个车啦……”

“您是玉山县造纸行业的元老，我是新产生的一个小兵，以后，诸多事情还要您多多指教啊！”杨有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未开封的“红塔山”香烟，拉开塑料绷带，给董大有递过去一根。

杨有成是没有抽烟习惯的，平时身上也不带火柴或打火机什么的。董大有接过烟，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就干巴巴地噙在嘴角，却没有去点燃它。

两人调转车头，手拉手离开拥挤的人流，站到街道上边的人行对道上，面对面地说起话来。

“你这老哥呀，”董大有做出一副埋怨的模样：“开业

的大喜日子，为啥不给伙计们打个招呼？让大家搭帮结伙前来凑凑热闹，给你送块玻璃牌匾，为老兄捧捧场嘛！”

“心事重重啊……”杨有成叹息似的敷衍了一句，就把话题岔开道：“听说您大厂长最近可风光啦，跑了一趟南方，增加了不少见识，想必收获不小吧！”

“嗨嗨，逛了三个多月！”董大有喜滋滋地抬高声调：“看了个海口，逛了个深圳，东南沿海几个开放城市，齐齐转了一圈……把人家那些城市看看，经济活跃，思想开放，那才叫改革哩！内陆这么多的大城市，哪一家能开放到那种程度？根本办不到！像咱们这小县城，咳，更是望尘莫及哟……”

杨有成露出一脸的羡慕，说：“您可是大开眼界了！像您这样的人活到世上也不冤枉！咱这山旮旯出来的穷汉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连外面的大世界也没见过，啥时才能像您一样混出个名堂来呢？”

“谦虚啥哩！”董大有握住杨有成的手说：“你是开了十几年饭馆的大老板，腰缠万贯，哭啥穷哩？再说，老哥又不向你借钱，你叫唤啥？再甭穷咋呼了！不过……既然老兄也办了个造纸厂，以后咱们两家就携起手来干吧，不信咱弟兄俩在玉山县干不同一点名堂！”

“那就全凭大兄弟帮衬了。往后去，领教的日子多着哩。”杨有成摆出要走的架势，说：“明白，一定登门拜访，一定！一定！”

看着杨有成骑车远去的背影，董大有了一时头脑昏晕，眼前金花乱舞。靠着路旁的一棵法国梧桐站定，董大有脑

子里出现了一个接着一个奇奇怪怪的问号：玉山县再建立一个造纸厂，对自己这个老牌企业究竟是促进呢，还是压抑呢？是有利，还是不利？

正在茫然之中，却见玉山脚下水流庵主持同海和尚飘着一把银须从南走来。他们俩是老朋友。他常到水流庵闲坐，吃茶谈佛；同海和尚每次进城必去他的造纸厂谈论“国事”。于是，他迎着他走过去。

同海和尚低了低剃度后留有九个圆点的光头，伸出右臂，手一揖，低声咕哝：“阿弥陀佛！施主别来无恙？”

董大有接过同海和尚搭在肩上的背包说：“我正要找 你，你恰好就来了。快，跟我到厂里去……”

董大有前行，同海和尚随后紧跟，两人急急地走进了红旗造纸厂大门，径直向办公楼走来。

厂长办公室外厅，天花板上吊一莲花状花灯，灯下摆着一圈德国进口黑漆喷就的办公桌，四周又摆一圈套有棉垫的木质座椅，桌上隔三二尺远，摆一清瓷茶杯。四壁雪白，八盏彩色壁灯，互相映衬。这是接待上级领导和召开全厂干部会议的地方。

北套间顺墙摆着一圈仿明式喷漆沙发，有单人的，有双人的，厚厚的海绵垫子被粗呢沙发布包裹着，外边又罩上透高的塑料薄膜。每套沙发前边又摆着黑漆喷就的双层茶几。这是董厂长及业务人员与各地客户谈判或者签订合同的雅室。

南套间则是董大有厂长的卧室了。室内除一张十分豪华的双人沙发床外，又摆着一仿明式黑漆方桌，桌上供

着一尊汉白玉塑成的普贤菩萨。菩萨周身通着从外面看不到的电线，只是有如豌豆大小的绿红灯泡，一闪一亮，交替明灭。佛像前边置一非常精巧的鑊香炉。一炉快要燃尽的卫生香，在剩下两寸高时，仍轻烟袅袅。走进室内，顿觉一阵佛气扑面而来，寂静，肃穆。

这卧室，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但同海和尚却是这里的常客。

董大有让同海和尚在软垫薄团上坐了，说：“我正有一事相求，还望指点迷津！”

同海和尚紧闭双眼，只字未发，只是一手轻轻地捻着项上的佛珠。

董大有就将新建立了一个振兴造纸厂的事向同海和尚说了，让他给占一卦，卜其吉凶。

同海和尚一声“阿弥陀佛”，微睁两眼，从身旁的挎包里取出签具交给董大有。

董大有双膝一屈，虔诚地跪在佛像前，连作三揖，稽首三次，然后双手抱住签筒“咕咚咕咚”一阵轻摇。可是，却一直没有一支神签掉地。同海和尚就把从签筒冒出最高的一支抽出来，一看，是第 28 签。接着，同海和尚又搬开随身带来的签簿一查，上写：

吉呈吉相
凶呈凶相
吉凶不知
勿论吉凶

董大有反复念诵了几遍，还是不懂这卜辞是什么意思，就让同海和尚解释一番，同海和尚只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阿弥陀佛！”

说罢，起身要走。

董大有手拉手直送同海和尚到工厂门外，眼见他又飘着银须朝南而去……

2

董大有是地地道的玉山县城西关人。1958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西安师范学院，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入学政审时，被学院刷下来了。回到小小的玉山县城，他苦闷不堪，就找到了在县教育局担任人事科长的张允诚老师。张老师在他上初中时，曾教了他三年，对他优良的学习成绩很是赏识。于是，就安排他去王村农业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工作中他尽职尽责，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然而，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农业中学全部解散，教师学生一起回家，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从此回到了小县城，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流浪汉。

1980年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搞责任承包，西关大队把建立不久的造纸厂包给了董大有，说是造纸厂，实际是用一部手摇切纸机，制造农民逢年过节祭祀神灵用的一

种迷信号——火纸。厂里既无设备，又无原料，连几间像样的厂房也没有。别人都不敢承包，董大有接了。他怕啥？老地主成分，土地改革时早分得只剩下一间破厢房了。父母双亡，娶了山阳县一个女人做媳妇，生了两个姑娘，没有男孩，一家四口，苦渡生涯。接了就接了，他不怕烂摊子，反正，完不成承包任务，自己也没啥可赔的。要人，有四个，要房没一间，要钱没一分……

董大有走马上任，在十多年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一个集体企业却奇迹般地变成了董大有私营的企业。他给工厂里盖起了楼房，从河南等地为工厂买回了各种型号的造纸机械。不但能生产普通的卫生纸，还可以生产包装纸，连52克的凸板纸也可以造出来。产品销到四川、云南、江浙一带。董大有每年可向国家上缴40多万元利税，从此成为全县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振兴造纸厂的诞生，对红旗造纸厂这个老牌的明星企业无疑的是一个威胁——这是董大有睡在床上思索一夜后得出的结论。

抽签占卜算卦，这一套他常用的伎俩，却没有给他指明这一点，神灵也给他耍滑头，尽说了些含混不清的卜辞，使他无所适从。于是，他感到迷惘，陷入空虚、烦闷的气氛中，他把手塞在裤兜里，来回地在屋子里转着圈子。

他想找一个人聊聊。一大早办公室不来一个人，他就这样神经质似地转着等着。

刚满19岁的二女子董小梅，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

她晚上是睡在工厂里的一间小平房里，一大早来取书包准备上学，董大有喊住她，想听听二女子的看法。

二女子看了看爸爸这种愁眉不展的样子，就脱口而出：“那还不容易，两个工厂建立秦晋之交，礼尚往来，看他还能把你吃掉不成？”

秦晋之交？这是什么意思？二女子走后，董大有翻来覆去地思考，难道这鬼女子起了歹心，谋划着想嫁给杨有成那个二儿子吗？谋划的倒好，能力得到吗？后来才弄明白，二女子说的秦晋之交，实际上是“友好往来”的意思。按照二女子的说法，两个厂子结为友好关系，在利益上互不侵犯，管理上互不干涉内政，倒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

董大有立即让担任会计工作的大女子董林梅，去街上副食商店买来了高档烟、高档酒、高档食品，塞了满满两提兜。他坐进厂里去年才买回来的一辆拉达小车，给司机一招手，直向南关正街开来。

振兴造纸厂，建立在南关什字外的滋水河岸上。除了红砖砌就的砖墙和用刨光石板材料建筑的新颖门楼外，全厂没有一样起眼的建筑物。掩护造纸机械的五米高的厂房是用牛毛毡苫成的。锅炉房是在一座石棉瓦盖成的马鞍式房子里临时凑合着。厂长的办公室和传达室合在一起，来了客人，也只好在这里接待了。

杨有成给老同学倒来了茶水，取来了香烟，两人面对面坐下来长谈。

他们俩是同班同学，又是同桌。学生时代那天真无

邪、活泼可爱的形象，顿时在两个人的脑海里同时像演电影一样放映出来。

董大有说：“你还记得不？你是属龙的，我也是属龙的……”

杨有成说：“咱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董大有说：“你那时是咱们班上有名的孔夫子，你因为家贫，就发愤学习，各科成绩都是‘5’分……”

杨有成说：“你那时是咱们班上最活跃的小鬼，课间十分钟，你也会拿上小皮球在篮球场上蹦翻几下，投它几个……”

董大有说：“咱们班的女生张月兰，很羡慕你，曾经追求过你，但因为你家贫，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杨有成说：“你对张月兰也有好感，很羡慕她，你在我们俩相爱的同时，曾向她写过求爱信，但她嫌你家庭成分不好，拒绝了……”

“哈哈哈哈哈……”回忆起30多年前那段罗曼蒂克的天真生活，他们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岁月流逝，人事沧桑。如今，两个人都是50多岁的半老头了。不过，杨有成面庞清瘦，头上已谢了顶，仅有的几丝稀发也变灰变白了，人生的经历使他变得沉默寡言，多愁善感了；如今的董大有却红光满面，略有点发福，一头乌发既浓又密，董大有显得豁达、开朗，杨有成似有点猥琐、胆怯、脆弱的样子。

董大有试探性地询问振兴造纸厂今后的打算时，杨有成却谨慎起来，总是故意搪塞，用别的事儿把话题岔

开。

董大有提出要去车间看看，杨有成又借故说，设备简陋，羞于见人，也拒绝了。

当董大有提出老同学有一个英俊潇洒的二儿子时，杨有成才侃侃而谈。说他瞅准了造纸这个行当以后，就自费送二儿子林生上完了西北轻工业学院，并送他到一家省办造纸厂踏踏实实地实习了半年，这就又回到了玉山县，办起振兴造纸厂来。

当董大有问起林生有没有对象时，杨有成说，等造纸厂办得像个样子的时候，再给他说媳妇，现在年龄还小，虚龄还不过二十三岁呢！

董大有说他愿意给林生介绍个对象，杨有成笑着说：“再缓二年不迟……”

对于这种谈话的内容和方式，董大有有点反感。他想，昨天在东大街见面时，还说得好好的，两个厂里互相学习，携起手来干事业，却怎么经过了半天，你杨有成就变得这般虚伪，这般不尽人情。再者，你昨天还说要登门拜访我，你没去拜访老同学，老同学却提着礼品拜访你来了。遇到为关痛痒的话，还能谈几句，接触到办工厂的事，你老家伙就守口如瓶，一个字也吝啬得不愿吐露，难道害怕我董大有把你的“经”取跑了，把你的“宝”盗走了？说实在的，你当了多年食堂的老板，要是抢个炒瓢呀，给顾客端个盘子呀，伺候个人呀，或者还有两下子，要说干工业，办造纸这行道，你杨有成还嫩着哩！你不尿我，想我董大有尿你，那也没门儿！